

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的概念分析

李伶俐¹, 鲍泽锋¹, 龚淑贤², 刘贝¹, 王婷婷¹, 冯泽会³

摘要:目的 通过对未来照护准备的概念演化、属性、前因、后果、经典案例、测评工具等进行概念分析,立足护理实践阐明未来照护准备的概念内涵。方法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 Library 等中英文数据库,检索时限从建库至 2025 年 5 月。应用 Rodgers 演化概念分析法对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结果 共纳入 45 篇文献,包括中文文献 5 篇,英文文献 40 篇。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的概念属性包括主动应对、考虑失能照护、长期风险管理、明确需求偏好 4 个方面。前因包括内在因素(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心理特质、个人能力)和外因(代际关系、社会支持),会产生未来照护准备充分(优化个体健康结局、重构家庭照护系统、提升社会支持效率)和不足(个体健康恶化、家庭照护系统崩溃、社会资源挤占)等相应后果。结论 将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定义为:老年人通过主动应对、考虑失能照护、管理长期风险和明确需求偏好,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照护需求所做的准备行为。分析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概念可为未来深入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干预措施,开发本土评估工具奠定基础。

关键词:老年人; 未来照护准备; 未来照顾准备; 养老照护准备; 养老照顾准备; 长期照护; 概念分析

中图分类号:R47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6.06.105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older adults: a concept analysis

Li Lingli, Bao Zefeng, Gong Shuxian, Liu Bei, Wang Tingting, Feng Zehui. School of Nursing,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Shiyan 442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based on nursing practice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attributes,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classic cases, and assessment tools of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Methods Literature on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older adults was retrieved 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databases including CNKI, Wanfang Data, VIP, SinoMed, PubMed, Web of Science, Embase, and Cochrane Library, with the retrieval tim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each database to May 2025. Rodgers' evolutionary concept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Results A total of 45 articles were included, consisting of 5 Chinese articles and 40 English articles. The conceptual attributes of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older adults included four aspects: proactive coping, consideration of disability care, long-term risk management, and clarification of needs and preferences. The antecedents included internal factor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health status, psychological traits, personal abilities) and external factor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social support). Corresponding consequences were identified: adequate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optimization of individual health outcomes, reconstruction of family care systems, improvement of social support efficiency) and inadequate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deterioration of individual health, collapse of family care systems, occup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Conclusion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older adults is defined as: preparatory behaviors taken by older adults to address potential future care needs through proactive coping, consideration of disability care, management of long-term risks, and clarification of needs and preferences.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older adults lays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intervention measures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zed assessment tool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older adults;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aging-related care; preparation for elder care; long-term care; concept analysis

Keywords: older adults;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aging-related care; preparation for elder care; long-term care; concept analysis

Keywords: older adults;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aging-related care; preparation for elder care; long-term care; concept analysis

Keywords: older adults;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aging-related care; preparation for elder care; long-term care; concept analysis

Keywords: older adults;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aging-related care; preparation for elder care; long-term care; concept analysis

Keywords: older adults;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for aging-related care; preparation for elder care; long-term care; concept analysis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高达 21.1%^[1],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必然伴随着未来照护需求的增长^[2]。当前受少子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和预期寿命延长等趋势影响,“老老照护”现象普遍存在^[3],亟需老年人主动规划未来照护需求。既往研究表明,由于传统孝道观念,我国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明显不足^[4],不仅加剧家庭照护负荷,还会引起老年人生活控制感低、抑郁、焦虑等问题^[5]。积极推动未

来照护准备可引导老年人提前评估自身未来照护需求并积极应对,既能满足衰老带来的照护需求,又能保障其社会角色履行,增强安全感,减轻家庭、社会负担^[6]。目前不同学者对未来照护准备的描述存在部分共同要素,但由于不同视角导致概念存在差异,一定程度限制了未来照护准备的深入进展,直接影响老年人养老质量和健康老龄化的推进。概念分析是梳理多个学科中模糊概念的有效手段,需系统归纳整合概念^[7]。本研究运用 Rodgers 演化概念分析法^[8]界定未来照护准备,旨在深化对该概念的理解,通过总结其属性来明确内涵,进而提升临床、社区及家庭的干预水平,为后续开展深层次的临床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检索策略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

作者单位:1. 湖北医药学院护理学院(湖北 十堰,442000);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国药东风总医院 2. 肿瘤科 3. 服务品质办

通信作者:冯泽会,779557213@qq.com

李伶俐:女,硕士在读,护师,786431960@qq.com

科研项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揭榜竞优”项目(20234772)

收稿:2025-06-21;修回:2025-08-20

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 Library 等中英文数据库。中文检索词:老年,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未来照顾准备,养老照护准备,养老照顾准备。英文检索词:elder,aged,geriatric,older adult;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future care needs,elder care preparation,elderly care preparation。通过阅读所检索文献的参考文献以扩展补充其检索范围。检索时限从建库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纳入标准:语言为中文或英文;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未来照护准备”为主要研究内容;涉及到未来照护准备的相关概念内涵、定义属性、前因后果与测评工具。排除标准:会议、重复发表、内容不完整和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共检索到 4 638 篇文献,去重后获得 3 277 篇,阅读题目和摘要后保留 168 篇,阅读全文后最终纳入 45 篇,包括中文 5 篇,英文 40 篇,符合 Rodgers 概念分析至少 30 篇文献的数量要求^[8]。

1.2 文献分析 采用 Rodgers 演化概念分析法探索和阐明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概念。首先通过阅读纳入文献,提取各文献中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的相关概念、属性、前因、后果等内容,初步对其概念、属性、前因及后果予以界定;继而将存在观点分歧的文献区分开来,展开比较分析,进行归纳整合,直至概念的特征清晰;最后构建相关典型案例,提供实证测评工具和启示。根据上述方法,由 2 名掌握概念分析方法和熟悉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的护理硕士研究生根据纳入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结果不一致时征询熟悉本研究领域且经验丰富的第 3 名研究者意见。

2 结果

2.1 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概念的演化 “照护”在汉语词典中的基本含义为对人或事物进行照顾、关心和护理的行为,它强调了对他人的关爱和关怀,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关系的重要性。“未来照护准备”概念于 1993 年由 Sørensen 等^[9]首次提出,将其界定为一种融合认知与实践的健康促进策略,旨在通过提升老年人个体对未来照护规划的掌控力,减轻家庭照顾者的照护压力。这一概念内涵界定的转变主要分为三大视角:内容视角聚焦准备范畴,过程视角解析准备机制,评估视角衡量准备程度。从内容视角看,2004 年 Friedemann 等^[10]将其定义为个体为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身体机能减退所引发的日常照料需求而提前开展的准备活动,涵盖社会支持网络建构、医疗保障配置、居住环境适配及经济资源储备四维领域,具体表现为照料者确认、照护机构遴选、适老化改造等可观测行为。从过程视角看,2017 年 Sørensen 等^[11]基于主动应对理论和日常生活计划理论将其定义为动态计划过程,涉及住所、照顾者、财务和自我护理等准备内容。该过程包括 5 个递进步骤,即未来照

护期望/回避、照护需求感知、信息整合分析、照护偏好确立、具体方案制订。前两阶段表明个体准备“态度”,后三阶段具象化为准备“行为”。从评估视角来看,2021 年 Yun 等^[12]将未来照护准备定义为个人对未来照护需求自我感知的准备度,包括规划意愿态度、准备行为进展及照护偏好明确性。

综上所述,未来照护准备概念从静态的有无准备转变为强调动态过程;理解这一概念也不再仅聚焦于家庭、社会文化和政策制度等宏观框架,而是从个体自身未来计划的偏好、资源和能力出发。随着概念的发展,虽然学者视角不同,但其共同核心始终以增强老年人自主性、减轻家庭照护负担为根本目标。因此未来照护准备可被理解为个体针对衰老及健康衰退可能产生全面照护需求的提前预判,涵盖规划行为、决策制订和具体准备等环节。目前国内学者对未来照护准备的研究局限于现状和影响因素研究,由于概念界定的不清晰导致研究无法深入,无法有效帮助老年人增强应对照护过渡的能力,缓解家庭照护压力,并优化晚年照护安排及生活质量。

2.2 概念属性

概念属性是界定概念区别于相似概念的核心特征或要素^[13]。本研究基于文献分析,从以下 4 个方面阐明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的概念属性。

2.2.1 主动应对 主动应对是个体面对潜在压力源时采取积极态度和行动的过程,包含提前评估风险、制订应对策略、调动可用资源以及主动采取措施等环节^[14]。区别于被动保险准备的单一财务避险或应急响应的短期干预,主动应对是将“未来失能风险”转化为“当前可控行为”的能力^[14],如普通慢性病管理只需服药复查,但主动应对要求健康老年人从当下就进行规划和准备。具体而言,老年人需要意识到自身健康和功能状态可能发生的变化,积极收集相关信息,如不同照护方式的优缺点、照护服务的获取途径等,它强调在问题发生前就做好准备,以减轻未来可能的压力和负面影响^[15]。主动应对为未来照护准备提供了积极的行为框架,推动老年人更自信、更有效地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照护需求做好准备,从而提高其晚年生活质量。

2.2.2 考虑失能照护 失能照护是指当个体因衰老、疾病等原因导致身体或认知功能严重下降,无法独立完成日常生活基本活动,需要长期、持续性外部协助和支持的状态^[16]。这一概念涵盖躯体照护技术(如日常生活照料、安全照护、简单疾病护理与康复照护等)、心理照护技术(像引导想象音频助力情绪调节和睡眠)以及寻求支持技术(涉及急救电话拨打、挂号流程、申请长期护理保险等)^[17]。老龄化引发的直接影响是老年人日常生活功能与独立性的显著衰退,导致其失能照护需求剧增^[15],该属性为大多数老年人的共同特征。未来照护准备的起点和核心驱动力,就

是正视并主动规划未来可能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时,如何获得有尊严、符合意愿、可持续的日常生活照料和支持这一严峻的挑战。

2.2.3 长期风险管理 长期风险管理可定义为老年人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健康和生活照料需求而采取的持续性规划与管理过程,包含风险评估、预防措施、应急计划以及资源调配等方面^[18]。它要求老年人提前识别潜在风险,制订相应的预防和应对策略,以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该属性与未来照护准备紧密相连,长期风险管理有助于老年人预先确认照护资源并调整应对策略,从而减轻家庭照护负担^[18]。为未来照护准备提供了框架和方向,使老年人能够更加系统、有效地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照护需求做好准备,确保在风险发生时能够迅速、有序地采取行动,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

2.2.4 明确需求偏好 老年人的需求偏好具有群体性,其重要度排序和要素水平倾向可作为资源配置的新角度^[19]。作为未来照护准备的核心要素之一,明确需求偏好不仅能够帮助老年人更有针对性地收集信息、制订具体计划并付诸行动,从而实现更精准的自我需求满足,有效提升晚年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两者紧密相连,需求偏好为未来照护准备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使其更具个性化和可操作性^[20]。同时根据公共产品配置理论^[19],公共服务的最优供给不仅取决于供给本身,更与需求状况密切相关,遵循“需求-供给”的思路更合理,因此需求偏好还能指导公共服务资源的靶向性配置,通过精准识别群体需求优先级,减少供需错配造成的结构性浪费,优化政策干预的边际效益,最终实现“需求驱动型”老年照护制度设计。

2.3 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的前因

2.3.1 内在因素

2.3.1.1 人口学特征 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受多个人口学因素影响。①性别。女性通常比男性准备更充分,这可能与女性更长的寿命、更高的健康意识以及社会文化对女性作为照顾者角色的期待有关^[12]。②年龄。年龄的增长与照护需求的增加呈正相关,随着身体机能的自然衰退,老年人对老化引发的生理机能下降、心理状态变化及社会功能减弱的觉察程度更敏感,因此对照护的需求意识增强^[21]。③受教育程度。研究表明,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更了解照护资源和规划重要性,能做出更明智决策,更倾向于主动搜索和评估不同的照护选项^[12]。④经济条件。经济收入好的群体有更强经济基础,可更好获取信息和服务,进行更充分准备^[22]。⑤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老年人照护准备态度和行为存在差异,有宗教信仰的老年人将灵性依托视为未来照护需求的潜在支持系统,其信仰坚定程度与未来照护准备行为的意愿呈负相关;而在东方文化背

景下的老年人,因“传统孝道”等观念可能更依赖子女,导致其未来照护准备水平较低^[4,21]。不同国家文化中对老年照护的期望和责任分配不同,影响老年人及其家庭对社会支持的接受度和利用方式^[23]。通过了解这些文化差异,政府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设计支持政策和服务,提高支持效率。

2.3.1.2 健康状况 生理功能的衰退直接影响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独立性,从而导致其日常照顾需求急剧增加,促使老年人需要提前进行未来照护准备。多项研究表明,健康状况差、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或身体功能受限的老年人,可能因日常健康问题的困扰而难以关注未来照护需求,导致未来照护准备不足^[4,24]。然而,随着健康问题的加剧,如痴呆风险上升,他们对具体照护计划的需求会增加^[25]。这是由于身体功能缺陷的加重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出现独立性受损,迫使他们制订更多未来照护计划。

2.3.1.3 心理特质 ①人格特质。高神经质倾向的老年人易产生预期性焦虑,从而激发更强的未来照护规划主动性;高开放性特质者则因积极认知态度,更主动收集照护信息并减少回避行为;高宜人者对护理需求的认识更高,更愿意接受专业照护建议^[26]。②生活满意度。身体健康与心理状态相互作用,生活满意度正向预测未来照护准备行为——高满意度个体更关注健康维护与生活质量,倾向采取前瞻性应对策略^[27]。③抑郁。抑郁水平升高显著削弱准备动机,导致信息获取迟滞及计划制订缺失^[28]。④乐观。乐观特质存在双刃剑效应:其对健康前景的积极预期虽可提升准备意愿,但过度乐观可能引发未来照护准备行为延迟^[29]。⑤孤独感和焦虑。孤独感与衰老焦虑等负性情绪既可能造成老年人对未来照护准备的回避,亦可能转化为准备驱动力,通过未来照护准备缓解潜在风险担忧^[4,30-31]。这表明,老年人的未来照护准备不仅受当前健康状况影响,还与其对健康风险的认知和心理调适能力密切相关。

2.3.1.4 个人能力 ①数字素养。数字素养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具有直接影响,同时通过代际关系质量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未来照护准备^[32]。现代技术对于避免社会孤立和与年轻一代联系至关重要。它使老年人能够更频繁地与家人互动,并保持这些联系。尤其是通过社交软件,可以帮助老年人与朋友、亲戚保持联系。这使得老年人逐渐认识到数字素养在保持独立性、获取信息和促进健康方面的作用^[33]。研究还发现,在子女性别平衡的家庭中,数字素养对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最强^[32],这可能是由于子女能够结合传统性别角色,共同支持老年人的照护准备。②健康素养。健康素养较高的老年人往往具备更强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能够更好地理解健康信息并将其应用于自

身健康管理,从而为未来的养老照护做出更充分的准备^[24]。他们更关注自身健康状况的变化,积极收集与养老相关的信息,如医疗资源、养老设施等,并能与他人有效沟通交流这些信息。同时,他们也更愿意为健康投入时间和精力,改善自身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减少未来对他人照护的依赖。③照护经验。研究发现,有照护经验者,尤其是协助过家人转入机构照护的人,在规划自身未来照护需求时更积极,他们会更深刻地意识到衰老相关需求和照护挑战,进而更可能采取如准备法律文件、整理财务等具体行动^[34]。同时,照护经历中的负担感也促使他们通过规划减轻未来对家人的压力。

2.3.2 外在因素

2.3.2.1 代际关系 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受家庭社会支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家庭支持为老年人提供情感、信息和实际帮助,促进他们提前思考和规划未来照护需求,积极应对养老挑战。来自子女的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能增强老年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安全感,使他们更愿意为未来可能的照护需求做准备;同时家庭支持还会影响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和规划,与子女关系融洽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居家养老,选择与子女共同居住或附近居住,以便在需要时得到子女的照顾和陪伴^[35]。Bai等^[32]的研究表明,子女的性别构成会影响年长父母未来照护准备,以女儿为主导的家庭,老年人表现出高水平的代际关系质量和未来照护准备。相较于儿子,女儿通常是年长父母主要的照顾者,她们对家庭的情感依恋往往更强,并为年长的父母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36]。

2.3.2.2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为老年人提供有利政策、相关信息和实际服务,可弥补家庭支持的不足,促进他们提前思考和规划未来照护需求,积极应对养老挑战^[37]。社会支持与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增强老年人对晚年生活质量的希望水平,提高他们对未来照护准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老年人的积极参与和沟通也减轻家庭、社会养老照护负担,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推动老年人为未来照护做好充分准备。未来政府和照护服务提供者应更多鼓励老年人为他们未来的护理需求做准备,减轻失能风险对晚年福祉的潜在威胁,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选择来处理不利情况,减少相关的压力。

2.4 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的后果

2.4.1 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充分

2.4.1.1 优化个体健康结局 老年人做好未来照护准备能够显著优化个体健康结局。研究表明,充分的准备可以增强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掌控感,促使其更积极地参与健康促进行为,从而降低患病风险^[38]。同时老年人对未来照护需求的提前规划和认知有助于减少因健康事件引发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提升心理健

康水平^[5]。Li等^[39]的研究发现,未来照护准备及其相关维度可以调节孤独感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当未来照护准备水平及其维度较高时,孤独感对抑郁的影响较弱。提前规划还能够帮助老年人更好地管理慢性疾病,提高服药依从性和治疗效果,从而降低疾病恶化和并发症的发生风险,维持和改善身体机能,提高生活自理能力,最终实现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40]。

2.4.1.2 重构家庭照护系统 多子女家庭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老年人做好未来照护准备可促进家庭成员间的沟通与协作,提前明确照护责任与分工,减少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冲突,使家庭照护更具组织性和协调性^[41]。不仅如此,老年人的准备行为还能够提升家庭成员对潜在照护需求的认知,促使成员提前规划自身角色,增强照护能力与信心,如通过学习护理知识和技能提高照护质量^[42]。提前规划照护资源既可以避免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均,确保家庭在需要时能高效利用外部支持,如社区服务和专业机构,减轻家庭内部照护负担^[18],又能增强家庭凝聚力,促进代际间的理解与支持,形成更加和谐的家庭氛围。充分的准备有助于家庭在面对照护需求时做出更科学、合理的决策,避免因仓促应对而导致的决策失误,提高整个家庭照护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4.1.3 提升社会支持效率 通过提前规划和明确需求,老年人可以更高效地利用社会支持资源,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重复投入^[43]。这种准备能够增强老年人与家庭成员、社区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确保在需要时快速获取支持。同时,准备充分的老年人能够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从而促使服务提供者提供更精准的照护方案,提高服务匹配度和满意度;此外,提前规划还能促进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增强社会参与感和归属感,进一步提升社会支持系统的整体效能^[44]。综上,老年人积极的未来照护准备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协调的社会支持网络,使其在需要时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

2.4.2 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不足 照护准备不足的老年人表现出更差的生活控制感、更少的健康促进行为,以及更高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个体层面,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下降,健康状况恶化;家庭层面,照护负担加重,家庭关系紧张;社会层面,医疗资源消耗增加,社会保障压力增大^[4-5,21],最终将触发个体健康恶化、家庭照护系统崩溃及社会资源挤占的三重危机。因此,加强未来照护准备对于促进健康老龄化、实现养老资源预先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2.5 相关概念鉴别

2.5.1 未来照护准备与预立医疗照护计划 未来照护准备与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构成晚年规划的一体两面,前者是应对健康衰退全过程的生活支持系统,后者聚焦生命末期的医疗决策干预。未来照护准备涵盖范围更广,涉及个体为应对衰老与健康衰退引发的

全面照护需求所进行的各类准备,包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经济资源等多方面的规划和安排,贯穿整个衰老过程,从健康状态到失能阶段。而预立医疗照护计划主要聚焦于医疗领域,是个体在意识清楚时明确未来医疗护理目标和偏好并与相关人员沟通的持续过程,侧重于生命末期或严重疾病状态下的医疗决策,主要涉及患者本人、家属、医护人员等,输出结果多为记录患者医疗意愿的文件^[45]。

2.5.2 未来照护准备与养老准备 养老准备是指政府、社会、家庭、个体等多元主体关于当前及未来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提前做出的规划与行动^[46]。养老准备更侧重于经济层面^[46],是为满足老年生活的消费需求进行投资和储蓄的一种养老规划。而未来照护准备更强调对将来可能出现的照护需求和潜在风险的认知和应对,如疾病、失能等风险。因此未来照护准备可能需要更专业的知识和指导,如医疗、护理等方面的知识,以确保所做的准备能够满足未来的实际需求。养老准备虽然也需要一定的知识,但在专业性要求上相对较低,更多地是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偏好来进行规划。

2.5.3 未来照护准备与长期照护保险准备 长期照护保险是指为因生理机能衰退(如年老、疾病、意外)而处于照护依赖状态的被保险人,对其在居家或专业机构接受长期照护服务所产生的费用提供经济补偿的健康保险^[47]。未来照护准备致力于提升个体对晚年生活的整体自主权,而长期照护保险准备则仅是针对照护费用补偿的财务工具,属于未来照护准备中“经济资源储备”的单维分支,其局限性在于无法解决非经济性挑战,仅能作为综合准备体系中的一个支撑环节。

2.5.4 未来照护准备与护理风险紧急预案准备 护理风险紧急预案是指针对护理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风险事件,提前制订的应对措施和行动方案^[48]。未来照护准备聚焦老龄化进程中渐进性照护需求,旨在维护晚年生活自主性与连续性;而护理风险紧急预案更侧重应对突发性健康危机,核心目标是保全生命体征并减少即时伤害。前者关注生活质量的可持续控制,后者仅保障危机时刻的生存底线,无法替代系统性晚年规划。

2.6 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案例 李先生,70岁,退休教师,居住在城市,经济状况稳定,文化程度高。他患有轻度高血压,身体状况良好。李先生对未来照护准备有积极态度,他已通过主动咨询专业人员(主动应对)了解养老机构信息。常与家人讨论失去自理能力后的照护安排(失能照护),他明确表示希望有自理能力时居家养老,并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登记,享受定期上门护理服务,如需时选择养老机构(需求偏好)。同时他定期参加社区健康讲座,积极管理高血压,进行适度锻炼,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为长期健康

生活做好准备(长期风险管理)。

2.7 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测评工具

2.7.1 未来照护需求准备量表(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 PFCN) 由 Sørensen 等^[15]于 2001 年编制,包含意识(6 个条目)、回避(3 个条目)、收集信息(7 个条目)、决策(6 个条目)和具体规划(7 个条目)5 个维度,共 29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从 1 分(完全不正确)~5 分(完全正确),总分 29~145 分,得分越高提示未来照护准备越充分。量表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2~0.87。2016 年, Song^[49]对量表汉化与修订,形成 16 个条目的养老照护准备简表,包括照护期望(4 个条目)、需求觉悟(5 个条目)、信息收集(4 个条目)、初步决定(3 个条目)共 4 个维度,评分方法同 PFCN。该量表适用于中国老年前期人群。为了更广泛、便捷地使用 PFCN, Sørensen 等^[11]于 2017 年开发了 15 个条目和 5 个条目的 PFCN, PFCN-15 保留 5 个维度,每个维度仅有 3 个条目,旨在评估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的进程和变化; PFCN-5 则由 PFCN-15 的 5 个维度中每个维度载荷最高的 1 个条目组成,旨在初步了解老年人对将来照护准备的态度与行动。两个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89、0.774,被证实具有较好的临床适用性^[28,39],2019 年 Allen 等^[50]在 PFCN-15 的基础上发展出适用于中老年癌症患者的个人老龄化准备量表(My Aging Preparations Scale, MAPS),该量表保留 5 个维度,将“回避照顾准备”维度中的 1 个条目拆解成 2 个条目,“收集照顾信息”和“制订具体照顾方案”2 个维度各新增 1 个条目,形成包含 18 个条目的量表,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2022 年, Bai 等^[51]分别对 PFCN-5 和 PFCN-15 进行汉化、调适,汉化后的 PFCN-5 维度、条目数量不变; PFCN-15 在删除不符合我国文化背景的条目“我已经写下了我对护理的偏好”后,形成中文版未来照护需求准备量表(PFCN-14), PFCN-14 包括意识(4 个条目)、回避(3 个条目)、决策(3 个条目)和具体规划(4 个条目)4 个维度,共 14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完全不正确”为 1 分,“完全正确”为 5 分,回避维度采取反向计分。总分 14~70 分,得分越高表示照护准备越完善。两个量表在香港老年人应用, PFCN-14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9, PFCN-5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74。

2.7.2 长期照护计划量表(Long-term-care Planning Instrument, LTCP) Friedemann 等^[10]于 2004 年开发了 LTCP,用于测量中老年群体应对未来照护风险的方式及计划内容。该量表包含 5 个维度:提前思考和计划(7 个条目)、必要时接受帮助(5 个条目)、关注生理功能变化(5 个条目)、储蓄和投资(4 个条目)以及拒绝照护帮助(2 个条目),共计 23 个条目。各条目采用 4 级评分法,“非常不同意”计 1 分,“非常同

意”计4分。对“拒绝照护帮助”维度实行反向计分,总分23~92分,得分越高表明其对未来照护的准备越充分。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1~0.88,表明量表信度良好,目前国内尚未开展对该量表应用的研究。

2.8 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概念定义与框架 通过分析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的演变过程,本研究将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定义为:由多种内在与外在因素驱动,老年人开始主动应对、考虑失能照护、管理长期风险及明确需求偏好的一系列准备行为,其后果涉及未来照护准备充分(优化老年人个体健康结局、重构家庭照护系统及提升社会支持效率)和未来照护准备不足(个体健康恶化、家庭照护系统崩溃、社会资源挤占)等多方面。其概念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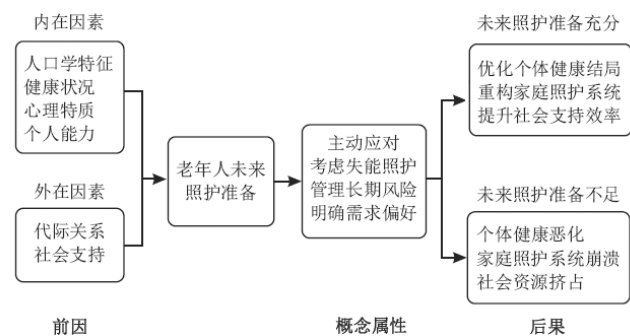


图1 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概念框架

2.9 为概念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假设和启示 国内关于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该领域后续研究需对以下要点进行更深入的探讨。①受限于家庭护理可及性日益下降、财政与社区资源短缺以及老年人对传统孝道文化的理解矛盾,国内老年群体面临实际获得照护与其个人偏好的显著差异,进而对未来照护需求和安排产生担忧与不确定性,普遍存在准备不足的问题。未来研究应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干预措施,将文化因素整合到未来照护准备中,增加干预措施的可行性。②缺乏本土研发的照护准备评估工具,未来研究应致力于开发出更贴合中国文化背景的评估工具,以更精准地评估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水平。

3 小结

本研究运用Rodgers演化概念分析法对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进行了深入的概念分析,系统梳理了其概念内涵、属性、前因及后果。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概念,涵盖开始主动应对、考虑失能照护、长期风险管理和明确需求偏好等属性。其前因包括内在因素如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心理特质和个人能力,以及外在因素如代际关系、社会支持。后果涉及个体健康结局、家庭照护系统及社会支持效率等方面。通过案例构建和测评工具的介绍,本研究

不仅为护理人员提供了清晰的概念理解,也为未来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撑。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干预措施,开发适合中国内地文化背景的评估工具,以提升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水平,促进健康老龄化。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2023年国民经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EB/OL]. (2024-01-17)[2025-03-21].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17_1946624.html.
- [2] 张蕴伟,曹宜璠,王常颖,等. 基于照护计划自动生成模型的安徽省社区居家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研究[J]. 健康发展与政策研究,2024,27(2):91-95.
- [3] 颜国祥,颜瑾,袁文星.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老照护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 护理学杂志,2023,38(10):117-120.
- [4] Li Y, Sun Y, Li J, et al. Patterns and predictors of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among older rural Chinese adults: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J]. J Appl Gerontol, 2022,41(1):207-216.
- [5] Sörensen S, Mak W, Chapman B, et al. The relationship of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to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older primary care patients at 2-year follow-up [J]. Am J Geriatr Psychiatry, 2012,20(10):887-894.
- [6] 席新学,李玲,曾铁英,等. 老年人未来照顾准备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 中华护理杂志,2024,59(21):2595-2601.
- [7] 孙海超,路丰源,张照雅,等. 老年人跌倒警觉度的概念分析[J]. 护理学杂志,2025,40(13):66-70,114.
- [8] Toftagen R, Fagerstrom L M, Rodgers' evolutionary concept analysis: a valid method for developing knowledge in nursing science [J]. Scand J Caring Sci, 2010,24 Suppl 1:21-31.
- [9] Sörensen S. Preparation for caregiving: the dimension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inking ahead in multi-generation families [D].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3.
- [10] Friedemann M L, Newman F L, Seff L R, et al. Planning for long-term care: concept,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J]. Gerontologist, 2004,44(4):520-530.
- [11] Sörensen S, Chapman B P, Duberstein P R, et al. Assessing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in late life: two short measures [J]. Psychol Assess, 2017,29(12):1480-1495.
- [12] Yun S W, Greenberg J, Maxfield M.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what promotes feeling of preparedness? [J]. Am J Hosp Palliat Care, 2021,38(8):972-978.
- [13] 李晴歌,胡嘉乐,郑睿文,等. 概念分析方法及在护理研究中的应用[J]. 护理学杂志,2018,33(4):100-102.
- [14] Aspinwall L G, Taylor S E. A stitch in time; self-regulation and proactive coping [J]. Psychol Bull, 1997, 121(3):417-436.
- [15] Sörensen S, Pinquart M. Developing a measure of older adults'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 [J]. Int J Aging Hum Dev, 2001,53(2):137-165.
- [16] Bui C N, Kim K, Fingerma K L. Support now to care later: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xchanges and older parents' care receipt and expectations [J]. J Gerontol B

- Psychol Sci Soc Sci, 2022, 77(7):1315-1324.
- [17] 杨悦, 郭全荣, 田苗苗, 等. 失能老人照护者照护技术培训方案的设计与应用[J]. 护理学杂志, 2025, 40(8):105-108, 119.
- [18] Sörensen S, Mak W, Pinquart M. Plan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care transitions[J]. *Annu Rev Gerontol Geriatr*, 2011, 31(1):111-142.
- [19] 欧阳虹彬, 赵婉茹, 吴丹丹, 等. 需求偏好视角下养老机构分型配置框架[J]. 城市规划, 2023, 47(1):50-59.
- [20] 倪琪琦, 王莉, 隋伟静, 等. 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的研究进展[J]. 护理学杂志, 2024, 39(16):105-110.
- [21] Kahana E, Kahana B, Bhatta T, et al. Racial differences in future care planning in late life[J]. *Ethn Health*, 2020, 25(4):625-637.
- [22] Mak W, Sörensen S. Trajectories of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among first-degree relatives of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an ancillary study of ADAPT[J]. *Gerontologist*, 2012, 52(4):531-540.
- [23] Kornadt A E, Voss P, Fung H H, et al. Preparation for old age: the role of cultural context and future perceptions[J]. *J Gerontol B Psychol Sci Soc Sci*, 2019, 74(4):609-619.
- [24] 王芬. 武汉市社区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素养及养老照护准备研究[D]. 武汉: 武汉轻工大学, 2021.
- [25] Sörensen S, Pinquart M. Vulnerability and access to resources as predictors of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 in the elderly[J]. *J Aging Health*, 2000, 12(3):275-300.
- [26] Sörensen S, Duberstein P R, Chapman B, et al. How are personality traits related to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 in older adults? [J]. *J Gerontol B Psychol Sci Soc Sci*, 2008, 63(6):328-336.
- [27] Wilhelm K, Geerlings L, Peisah C. Successful transition to later life; strategies used by baby boomers[J]. *Australas J Ageing*, 2014, 33(2):81-85.
- [28] Maxfield M, Pituch K A. COVID-19 worry, mental health indicators, and preparedness for future care needs across the adult lifespan[J]. *Aging Ment Health*, 2021, 25(7):1273-1280.
- [29] Sörensen S, Hirsch J K, Lyness J M. Optimism and planning for future care needs among older adults[J]. *GeroPsych (Bern)*, 2014, 27(1):5-22.
- [30] Robison J, Shugrue N, Fortinsky R H, et al. Long-term supports and services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implications from a statewide survey of Baby Boomers and older adults[J]. *Gerontologist*, 2014, 54(2):297-313.
- [31] Fowler C, Fisher C L. Attitudes toward decision making and aging, and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J]. *Health Commun*, 2009, 24(7):619-630.
- [32] Bai X, Yu R W, Liu C, et al. Digital literac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future care preparation in aging Chinese adults in Hong Kong: does the gender of adult children make a difference? [J]. *Health Soc Care Community*, 2025, 2025(1):6198111.
- [33] Murciano-Hueso A, Martín-García A V, Cardoso A P. Technolog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older people in times of COVID: 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ir changed digital profile[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22, 19(16):10459.
- [34] Gorenko J A, Konnert C, Speirs C. Does caregiving influence planning for future aging?: a mixed methods study among caregivers in Canada[J]. *Res Aging*, 2021, 43(5-6):203-213.
- [35] Song Y, Sörensen S, Yan E C W. Family support and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 among urban Chinese Baby Boomers[J]. *J Gerontol B Psychol Sci Soc Sci*, 2018, 73(6):1066-1076.
- [36] Gruijters R J. 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 in Chinese families;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explanations[J]. *J Marriage Fam*, 2017, 79(3):758-768.
- [37] Frechman E, Dietrich M S, Buck H G, et al. Readiness to plan for aging and frailty: examining contextual factors [J]. *J Gerontol Nurs*, 2023, 49(2):27-35.
- [38] Gould O N, Dupuis-blanchard S, Villalon L, et al. Hoping for the best or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decision making and future care needs[J]. *J Appl Gerontol*, 2017, 36(8):953-970.
- [39] Li Y, Jia J, Zhao X, et al.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rural older adul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Geriatr Nurs*, 2020, 41(5):641-647.
- [40] Lee J E, Kim D, Kahana E, et al. Feasi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of the community-based program: plan ahead[J]. *Aging Ment Health*, 2023, 27(4):811-819.
- [41] 杨靓宇, 赵文晓, 赵雪莲, 等.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养老照护准备的研究进展[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23, 29(28):3781-3785.
- [42] 黎秋菊. 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准备及其对养老压力的影响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8.
- [43] Weaver R H, Roberto K A, Blieszner R. Older adults in rural Appalachia: preference and expectations for future care[J]. *Int J Aging Hum Dev*, 2018, 86(4):364-381.
- [44] Sörensen S, Missell R L, Eustice-corwin A, et al. Perspectives on aging-related preparation[J]. *J Elder Policy*, 2021, 1(2):10.
- [45] 孙永鹏, 李松, 史康丽, 等. 老年慢性病患者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研究进展[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5, 38(3):281-288.
- [46] 魏娇娇. 全生命周期的养老准备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20.
- [47] 黄懿妍, 刘美兰, 彭献莹, 等.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下居家护理服务的研究进展[J]. 护理学杂志, 2021, 36(11):102-105.
- [48] 喻晓芬, 张纯朋, 洪敏, 等. 腹部手术大出血患者紧急开腹护理预案的构建[J]. 中华护理杂志, 2023, 58(20):2472-2480.
- [49] Song Y J.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 among parents of only children in urban China [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2016.
- [50] Allen R S, Oliver J S, Eichorat M K, et al. Preparation and planning for future care in the Deep South: adapting a validated tool for cultural sensitivity[J]. *Gerontologist*, 2019, 59(6):e643-e652.
- [51] Bai X, Liu C, Song Y, et al. Adapta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 Needs Scale for Chinese older adults in Hong Kong[J]. *Gerontologist*, 2022, 62(7):e357-e368.